

2022遇见·卡普河的边防路



巡逻在云端天路上

卡普河边防连, 隐匿于阿拉套山和别珍套山之间的褶皱里, 从上空俯瞰, 一条条崎岖蜿蜒的路, 如枝叶纹理般镶嵌其间。路的尽头, 横亘着古老雄浑的冰川和巍巍矗立的界碑。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 原本没有路。60年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 走到这里扎下营盘, 因而得名卡普河边防连。从此, 官兵们在这片荒凉旷野上, 用自己的脚, 走出了一条条路。这些路, 一旦走过, 便无法忘记——“绝望坡”“死亡谷”等让人心惊胆战的地名, 都会沉淀在心底, 成为无法抹去的生命记忆。这些路, 离家很远, 离家很近——站在海拔4200米的萨尔坎达坂顶, 仿佛伸手就能触到白云;

即使走到河谷的尽头举目远眺, 也看不见城镇和炊烟。走上这条路, 没有鲜花和掌声, 没有聚光灯下的瞩目, 只有车辙印、马蹄印和官兵们的脚印。踏上马背, 出发巡逻。二级上士钟君清晰地记得, 第一次走上这条路时, 看着远方那镶嵌在云端的路,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如今, 再次走在巡逻路上, 眺望远方, 钟君的眼神充满无畏与坚毅。他知道, 远方的路, 是连队官兵用乐观和顽强铸就的青春热血之路, 也是由界碑和雪山妆点的平凡精彩之路。河水潺潺, 马蹄哒哒。与钟君一样, 连队官兵将自己的青春热血与这条远方的河谷融在一起。

卡普河谷, 青春热血在奔流

■谢成宇 夏步恒 赵晨辉

特稿

“不要怕, 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边关原本没有路, 官兵们的脚步走到哪里, 哪里就有了路。

卡普河的路, 人迹罕至, 常常令人望而却步——高寒缺氧的风雪路、壁立千仞的陡崖路、险象环生的乱石路……这些路, 凶险重重, 有些甚至无法用“路”这个名词来定义。

征服这些路, 需要勇气与毅力, 需要官兵们一步一步向前“闯”。

前往巴斯坎达坂的巡逻路上, 有一处地方被官兵们称为“死亡谷”——5公里长的山谷中, 路由坠落的巨石铺成, 两侧的巨石摇摇欲坠。官兵们每次巡逻至此, 都得小心翼翼、手脚并用, 连说话都得压低声音。

“身体重心压低, 步子要踏实……”在这条路上, 钟君总是走在排头, 一边向身后的新兵教授技巧, 一边觑着双眼警惕地观察着两侧的风吹草动。

“走这条路, 虽不是九死一生, 但很多风险是不可控的……”钟君说, 第一次过“死亡谷”时, 突然刮起一阵狂风。“石头雨”随即而至, 慌乱之中, 钟君不小心将脚卡进了石头缝里。

幸亏身前的一块巨石挡住了落石, 钟君这才捡回一条命, 但左腿被石头蹭开了一道5厘米长的口子。那次巡逻归队后, 钟君给自己增加了一项训练内容: 快速通过巨石嶙峋的山路。训练的次数多了, 他再次经过“死亡谷”时, 能像猴子一样灵活穿梭。

卡普河, 这个听起来诗意美丽的地方, 却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高风险。每次巡逻, 用中士席文涛的话说都是“脚踩鬼门关, 生死毫厘间”。

2018年, 席文涛第一次跟随巡逻的队伍, 来到海拔4200多米的萨尔坎达坂下。仰头望去, 席文涛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近300米高的陡崖像是被巨斧横劈过一般, 垂直挺立。

刚开始, 每走一步, 就大口喘气, 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时, 强烈的高原反应又不断袭来, 只感到胸闷头痛, 迷彩帽仿佛变小了, 紧紧箍在脑袋上。一阵寒风吹过, 差点将他掀回谷底。

“不要怕, 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艰难时, 二级上士、班长黄源桥递来登山绳, 将绳子的另一端拴在腰间。席文涛迎头看去, 是黄源桥温暖的笑容。

每爬一次“绝望坡”, 就经历一次死去活来。直到半年后, 席文涛才能独立登顶。他说: “班长的帮助鼓励, 再加上自己努力咬牙硬挺, 慢慢就爬上去了。”

挺住, 是席文涛最喜欢的一个词, 也是黄源桥的人生态度。在一次次咬牙硬挺中, 黄源桥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兵, 走成了一名老边防、一幅边防活地图。这条路上, 哪里有个坑, 哪里有道弯, 黄源桥都清清楚楚。

走着走着, 这条最艰难、最凶险的路, 成为了官兵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路。黄源桥说, 走遍了卡普河弯弯绕绕、崎岖坎坷的路, 人生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边关10年, 黄源桥从边防“小白”, 成长为专业“大拿”。去年3月, 他再次转岗, 离开熟悉的机枪手岗位, 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作手。面对完全陌生



图①: 2016年一场罕见的暴雪袭击了连队防区, 陈世令和战友们在山顶冒雪巡逻在边境线上。图②: 每当节日, 连队党员总会来到高继友烈士墓前, 缅怀先烈, 重温入党誓词。图③: 如今, 巡逻无人机配备连队, 一些险难路段, 官兵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巡逻。



的新领域, 黄源桥每天起早贪黑学理论、练技术, 不到一个月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有效提升了连队的管道控边能力。

去年年底, 上级组织“戍边卫士”颁奖典礼, 黄源桥身披绶带, 手捧鲜花走上领奖台。回溯这些年在卡普河走过的路, 黄源桥感慨万千: 卡普河的路, 只要咬牙挺住, 就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只要方向对了, 再远的路也能到达”

卡普河边防连被险峻的群山包围, 界碑大多屹立于高山之巅。通往界碑的路, 给每一名官兵留下无法忘却的生命记忆。

通向捷麦克达坂必须穿过的那一片丛林, 曾是上等兵朱振康的伤心地。去年夏天, 朱振康走在枝刺横生的丛林间, 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脸颊开始发烫, 有些喘不上气; 再后来, 双眼一黑、双腿一软, 直接一头栽倒在地上。

急救室手术台上, 医生在朱振康的脖颈处, 发现了一处被蚊虫啃咬过有些红肿的伤口。这种看上去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昆虫, 却携带着足以致命的病毒。所幸抢救及时, 朱振康捡回一条命。

住院的日子里, 朱振康总会做一个梦。梦里, 他从卡普河冰川的陡崖上, 一直坠向深谷, 耳旁恍惚传来母亲的呼喊声……

两年前, 朱振康大学毕业, 放弃了母亲为他规划好的路, 悄悄报名参加了军。

临走的那一天, 朱振康愧疚地给母亲发短信“不要来送”。可出发时, 母亲还是偷偷来了。熙攘的人群中, 母亲大声喊叫着朱振康的名字。那一刻, 朱振康低下了头, 不敢与母亲泪湿的双眼相望。

半夜醒来,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朱振康落泪了。此时此刻, 他无比想念远方的母亲。半个月后, 朱振康回到连队, 走在巡逻的路上, 热情慢慢消退。朱振康的

心思, 没能逃过一级上士熊涛的眼睛。以往每次巡逻遇到危险时, 熊涛都把朱振康护在身后。

那天, 巡逻的队伍在一段汹涌的河流前停下脚步。没有墓碑,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识, 熊涛告诉朱振康, 这里就是边防前辈高继友牺牲的地方。那一年, 高继友返营途中, 被汹涌的河水冲走, 不幸牺牲。这名平凡而崇高的战士, 将年仅1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此……

河水的咆哮声中, 朱振康的心猛地一阵刺痛。他突然意识到, 无论脚下的路有多艰险, 祖国的边防都需要有人来守护。

今年9月, 一年一度的士兵留队意愿摸底在卡普河悄然进行。那晚, 视频中, 朱振康有些迟疑地告诉母亲, 决定延长自己的服役期。电话那一头, 母亲又流泪了, 但眼神中闪烁着欣慰: “孩子长大了, 你的选择我支持。”

军衔晋升仪式上, 中士陈世令为朱振康佩戴崭新的军衔, 看着朱振康发亮的眼神, 陈世令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入伍7年, 在这条路上, 陈世令经历过许多次危险时刻。

2016年, 陈世令第一次巡逻, 归队途中突然下起了暴风雪。风雪糊住了陈世令的视线, 迷失了方向。此时, 陈世令想起班长的话, 紧紧跟着识途的军马, 一步一步挪动。半夜回到连队时, 陈世令几乎被冻得失了意识。

晚上, 躺在被窝里, 陈世令蜷缩着尚未完全回暖的身体, 心中一阵阵后怕。但是第二天任务一来, 他第一个站了出来, “该上还得上。”

这是陈世令的选择, 也是卡普河每一名官兵都会做出的选择。正如熊涛所说: “有些路难走, 有些路难选; 只要方向对了, 再远的路也能到达。”

在卡普河的路上, 很多人都曾经历过命悬一线的生死时刻, 但没有一个人退缩。问起来, 他们总是云淡风轻地说,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集体里再普通不过的小事, 没什么可讲的。然而, 正是这样一件件“小事”, 一次次充满青春与担当、热血与勇敢、平凡与伟大的选择, 垒砌成一座巍峨矗立的界碑, 一道固若金汤的边防线。

“青春无悔前行, 归来仍是少年”

冬夜, 月亮的清辉, 为卡普河蒙上了一层清冷的色调。

归途中, 中士胡万坤一路都没有说话, 远方的雪山美景在他眼前掠过, 又一次勾起他心底的画家梦。

上小学时, 胡万坤一边跟着父母在村里的集市上卖凉粉, 一边憧憬着长大后成为一名画家, 坐在清幽的森林里, 听林间鸟鸣, 画自己喜欢的色彩。

高考时, 成绩一向不错的他发挥失常, 与心中的院校失之交臂。后来, 胡万坤参军入伍, 一直保持着画画的习惯。每次经过巡逻途中的休息点, 胡万坤都会从行囊里取出画板, 画身边的战友, 画眼前的雪山, 画通向远方的巡逻路……画画, 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2019年, 胡万坤在一次巡逻途中, 从6米高的陡崖上跌落。幸运的是, 崖上的树枝让他捡回了一条命。不幸的是, 他被诊断为左脚粉碎性骨折, 意味着他从此要告别这条自己曾经挥洒青春和热血的巡逻路。

不想离开, 却不得不离开。那时, 胡万坤不知道, 一个不能巡逻的士兵, 留在边防连队还能干点啥? 连队干部鼓励他, 迈过眼前这道坎, 你才是一名真正的边防战士。2个月后, 胡万坤通过康复锻炼, 再次回到连队, 成为了一名通信兵。除了不能参加远程徒步巡逻, 他依旧坚守在边防一线岗位上。

那天, 黄昏时分, 战友披着晚霞巡逻归来。胡万坤远远看见, 忽然心有所动, 赶忙拿出尘封已久的画板, 认真地勾勒起来。如今, 胡万坤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了第7年。

梦想是心中的路, 生活是脚下的路。对于连队的官兵们来说, 惊险和艰辛, 平静与波折, 痛楚和快乐, 都与这条路息息相关。中士席文涛的梦想, 记录在笔记本的扉页上。

“未来某一天, 她挽着我的胳膊, 走进婚姻的殿堂……”轻轻打开, 质朴干净的文字映入眼帘。笔记本里, 有巡逻

路上的感悟, 也有对女友浓浓的思念。高中毕业就来当兵的席文涛, 有个读研究生的女朋友。每次休息的时候, 席文涛都会拿出日记本, 认真记录自己的生活感悟。等到休假回家, 他会将写好的日记本送给女友。

那年春天, 席文涛因为任务走进山里的临时执勤点, 整整消失了2个月, 没有任何音讯。任务结束, 席文涛急忙拨通了女友的电话。没想到, 女友当头一句话就是“今年你休假时, 咱俩领证结婚吧……”如今, 席文涛的日记已经写到了第8本, 里面写满了他俩拍婚纱照、装修婚房的细节。

“军旅的人生, 不应该有遗憾……”2020年5月, 魏文广毅然递交了上边防的申请书, 走上了朝思暮想的巡逻路。那天, 得知消息后的妻子, 一气之下将他的微信拉黑了。

魏文广入伍时, 梦想是在沙场上策马扬鞭。然而, 下连后, 他被分配到团部, 成为了一名炊事员, 这一干就是10年。很多次, 他请求到边防一线, 始终未能如愿。

2020年初, 魏文广的军旅生涯已经接近尾声。当兵调整的机会来临时, 他找到团领导, 郑重交上了一份“赴边志愿书”: “我已经当了10年炊事员, 留给我的军旅时光已经不多。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想到边防连队走一走巡逻路, 看一看界碑……”

来到卡普河, 魏文广已经是连队最老的兵。尽管不再年轻, 他还是尽全力走在巡逻队伍的前面, 每次有任务, 他都会抢着干。

时间如山风。退伍的这一天还是来了, 魏文广戴着大红花, 站到了老兵的队伍中。“青春无悔前行, 归来仍是少年。”轻拭眼角的泪花, 他向年轻的战友由衷发出感慨。在卡普河的日子, 是他12年军旅生活中最珍贵的记忆。在这里, 时间有时过得很慢, 在路上被暴风雪包围时, 等待的每时每刻都是煎熬, “这条路, 怎么走都走不完”; 有时时间又过得很快, 一眨眼, 两年过去了, 总感觉“这条路, 怎么走都走不够”……

“还没有离开, 就已开始想念。”汽笛声声, 回头望向那条走过无数遍的巡逻路, 魏文广心里有了一个计划, 等自己的孩子长大了, 一定带着他从江西老家出发, 来卡普河再走一走自己当年走过的路。

边关风

一条巡逻路在大山之间蜿蜒曲折, 巡逻路的终点, 名曰“蚂蟥坡”。

蚂蟥坡, 顾名思义, 遍地蚂蟥。更可怕的是, 这些蚂蟥似乎加装了精确制导系统, 总能精准命中人的脖子、耳朵等要害部位。

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二级上士安正国回忆起第一次巡逻到这个点位, 就让这些蚂蟥“饱餐”了一顿, 仍心有余悸。

那天, 巡逻分队到达预定地域。坐下休息时, 安正国突然感觉不对劲, 手一抹脖子左侧, 一只蚂蟥正在疯狂吸血, 已有拇指大小。其他战友也未能幸免, 黑色蚂蟥布满雨衣袖口、裤脚。带队干部、时任营长余建江大呼一声“脱衣服!”随即脱掉上衣扑通跳进旁边的河里使劲搓洗, 其他官兵闻声而动, 像下饺子似地跳进水里。

领略到蚂蟥的威力, 巡逻归队后, 连队迅速召开对付蚂蟥的“诸葛亮会”。有的说穿秋裤、扎绑腿, 避免蚂蟥从裤脚入侵; 有的说戴防寒面罩, 可以有效保护面部。二级上士李军脑洞大开, 建议穿皮裤, 顿时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穿皮裤终究不现实, 取而代之的是保鲜膜。又一次巡逻, 大家在出发前, 将脖子、手腕、脚腕缠上保鲜膜。效果还真不错, 蚂蟥几乎无从下嘴。但新的问题出现了: 密林中一时阳光一时雨, 官兵们裹着保鲜膜穿行其间, 犹如置身巨大蒸笼, 酷热难耐。

上级大力改善巡逻条件, 将简易公路修到山脚, 到这个点位的徒步巡逻路程缩短到9公里, 但直上直下的山路, 仍需负重攀登10个小时。身缠保鲜膜, 透气性不好, 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体能消耗, 不利于长途跋涉。二级上士罗克扬担心巡逻不能按时到点到位, 行至一半, 一把扯掉保鲜膜快步前行。结果, 他成为蚂蟥主要攻击靶标, 粗略一数浑身上下竟达60条之多。“当时我像拔毛一样将它们拔掉, 那感觉还挺解压!”罗克扬事后回忆。

斗智斗勇 “蚂蟥坡”

■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通讯员 张照杰

自然, 采用保鲜膜防护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官兵在明处, 蚂蟥在暗处, 大家绞尽脑汁仍然防不胜防, 一时间成了边防连的闹心事。连队军医赵泽辉查阅大量资料, 找到了科学方法——酒精和盐巴。配上秋裤和3双袜子, 套上围脖, 每走100米在皮肤裸露部位喷洒酒精、涂抹盐巴, 使得大多数蚂蟥不敢近身, 巡逻官兵一度将蚂蟥的伤害降到最低。

尽管巡逻官兵使出浑身解数, 人人“武装到牙齿”, 但狡猾的蚂蟥仍然无孔不入。营教导员洪继林履新上任, 带队出征蚂蟥坡。巡逻前他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 可出发刚钻进密林, 一只蚂蟥就偷袭成功, 死死叮在他的右耳朵背后, 洪继林用力拉扯才将其拿下。“这就到蚂蟥坡啦!”见洪继林一脸疑惑, 同行的二级上士刘洋连忙解释: “沿路都有蚂蟥, 只是巡逻终点的蚂蟥最为密集活跃。”

巡逻队伍中的排头兵, 是蚂蟥主要攻击对象, “最多的时候, 全身上下近百条。”去年7月, 大雨初歇蚂蟥肆虐, 崔同海担任巡逻开路先锋, 走在队伍最前面, 不慎被蚂蟥咬到颈动脉……危急关头, 随行军医赵泽辉赶紧为他止血包扎。

崔同海的脖子上至今还留有2个被蚂蟥叮咬、形似大写字母“Y”的结痂。“这是巡逻留下的光荣疤。”新兵二连, 他非常乐意向新战友展示自己的“军功章”, 在崔同海的感染下, 新兵旦增次仁主动递交巡逻申请, 成为同年兵里参加巡逻的第一人。

崔同海引以为傲的“军功章”, 却对家里人藏着掖着。与父母视频聊天时, 他故意用面罩遮住脖子, 问及缘由, 他面带笑容, 回答滴水不漏, “西藏天冷, 面罩暖和。”向家人报喜不报忧, 这是崔同海和其他战友当兵后不约而同的一个习惯。

蚂蟥坡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可巡逻官兵却一次次主动前往, 他们也找到征服蚂蟥坡的最佳方式——勇敢无畏, 笑傲边关!